存素堂文集

存素堂文集序

文之有盧陵猶詩之有摩詰也摩詰之詩有莽語有沈雄語而及其離去塵俗餐飲沆瀣則若飛仙佺登而及也盧陵文亦然史稱其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蘇老泉謂其紆徐委備往復曲折而條達流暢無所間斷大抵摩詰之詩以神勝盧陵之文以識勝而總而論之要皆同出於靖節惟待讀者尋繹於語言之外今之能遠於古者罕矣好古而能信信古而能專者其惟時帆先生乎論時帆之詩而以爲摩詰論時帆之文而以爲盧陵其詩之見於世者人得而信之其文之未見於世者人且聞而疑之而時帆乃獨出而取質於余余何足以知時帆然觀其言簡而明信而通有類乎盧陵之爲之者因移向之讀盧陵之

文者以讀之讀之久而始知其肖之且不惟肖其貌而且肖其神且肖其爲人周益公曰歐陽文忠好賢樂善蓋其天性得交友間寸葉尺書必軸而藏之今時帆獎借士類樂與有成一時賢士大夫屣滿户外四方賓客奉尺牘問訊者日數十至其好賢樂善吾不知視廬陵何如即其有來必答一札所及欵欵然如出肺腑示之且令人皆什襲以爲至寶其感人爲何如則其好賢樂善又何如耶昔人評摩詰詩謂爲詩中有畫若廬陵豐樂醉翁二記又文中之畫也時帆闢詩龕供摩詰廬陵諸賢像以示瓣香所在夫思其人不得而即於畫中求之時帆其神遇矣哉嘉慶六年歲次辛酉秋七月上浣同館愚弟吳錫麒拜撰

文章之道各聽其人自詣而非有限之者也然處崇高綏

厚之地欲與老師宿儒白首呫嗶者爭其長於一日則勢有所甚難何則窮而下者枕葄經史舍是無他嗜好故得爲顓門名家達則官守勞其心紛華蠱其志縱汲汲於古而奪之者衆其難一也窮而下者自治其業而已達則操陶冶之柄當以衆人之文爲文而未可私爲一己之事古公卿説士之甘不啻口出而天下奉爲宗匠苟聞見有未周精神或稍怠則厭望多而令名遂損其難二也窮而下者同類切劘人樂攻其短達則分位既尊貢諛日至雖其儕列亦不敢遽肆譏彈故有失而終身或不能自覺其難三也凡此者勢爲之而實已爲之也若同年時帆學士則不然學士少通籍入翰林陟歷清要手未嘗一日去書於當世賢才若飢渴之於飲食又抑然自下雖以余之謭陋

寡識毎有所作輒殷殷相質必求其是而後已蓋人所謂難者學士皆視之易易所以昌厥文者至矣頃以所著存素堂文初鈔見示讀之則氣疏以達言醇而肆意則主於表章前哲獎成後進居多學士詩近王韋文則爲歐曾之亞初之云者不自滿之辭其即日進不已之幾與匪特此也學問之益固由業之勤取之博受之虛而胸次不超戚戚者適足爲文病學士則一官學士再官祭酒升沈得失泊然不以介於中是又泯窮達而一致者矣于文乎何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願學士之勉其所終而毋忽其所難而已嘉慶五年冬十月武進趙懷玉撰

昔昌黎子之論文曰文無難易惟其是爾蒙竊謂文之至者出於易其次始出於難六經之至者無論已如諸子中之

道德易矣而莊則難史中之左馬易矣而班則難即以昌黎一人而論如原道諸篇至矣易乎不易乎其闢奇角險洞心駴目柳子所謂捕龍蛇搏虎豹極天下之難要非其至者也時帆先生以存素堂文稿示余閱月始卒業焉其文情之往復也令人意移而神遠其文氣之和緩也令人躁釋而矜平采章皆正色而無駁雜韻調皆正聲而無奇衺殆造乎易之境而泯乎難之迹者矣文其至矣乎先生好古嗜學寢食未嘗去書獎勵後進汲汲常若不及與人交悃款淳篤久而彌摯蓋其和平樂易天性然也方今

聖化翔洽六合之內含甘吮滋條風瑞露發為文章先生居侍從之列將出其所業為世之司南俾和聲順氣發於廊廟而暢浹於荒遐豈不偉哉先生深於文尤深於詩自

風騷而下如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無一僻字奇句而其味深長後人竭力追摹莫能彷彿其萬一惟淵明神志澄淡能與之合有唐一代王韋諸公外寥寥絕響先生學陶而得其神髓此中甘苦知之熟矣然則至易之境乃詣之極難至者也世能讀先生之詩者自能讀先生之文當不以余言為阿好也夫嘉慶六年八月上浣梁溪楊芳燦拜序

自叔孫穆子有三不朽之言而後世文士遂銳志於立言之業然吾謂言之立也別是非辨賢否陳天德明王道苟其言之當雖無文字之傳要足以信今而示後周任史佚之所述臧文仲之既沒而言立後有賢者皆能識之初何嘗有文章之名哉西漢人莫不能為文及魏晉南北朝而

其體始亂韓昌黎起八代之衰歐曾王蘇遞尊之而肆力於文章之事於是始有古文之名顧求其本必由於躬行仁義而成業必由於調劑心氣茍其人之不賢與雖賢而不盡力於文章之事者皆不足以與乎此而及其業之既成則遂傑然足以當不朽之目然則以文爲立言之道其源雖異於古之所云而其實足以相配此文章之密因世遞增而亦人心感於天地自然之文有所不能已於此也余曩時聞梧門先生居成均時博學能文而愛士汲汲如恐不及心嚮往之及居京師過從至密先生每作文必以示用光商搉至再三必從之而後已其心之虛而公也如此此古大臣之用心所謂躬行仁義之本雖不以文字見世之士猶當奉以矜式況其文之既工且富焉矣乎先生

之文冲淡夷猶俯仰揖讓有歐陽氏之遺風讀其文者如見先生樂易可親之象焉辱先生以序文見屬乃爲之說如此世之人苟能以先生之文而得先生之用心則於立言之道賅本末而一之者夫固有以得之矣是爲序嘉慶八年四月同館後學新城陳用光撰

余何敢言文顧自少讀書及官翰林三十年舉所見聞存掌故核是非識得失備遺忘歷時既久遂成卷帙存之以驗讀書課程云爾程子素齋來京師寓佑聖寺距余居近數數過從見余文袖歸鈔成副本余未之知也既别去一日自揚州寄書來謂方梓家集俟工竣將並鐫余文余聞之皇然驚亟作書止之書至而鐫已半矣嗚呼程子將以余文爲可傳耶豈余所及料者哉今天下之績學而能文章者林立而薪積余何敢厠作者之列乃程子善之謂非余之深幸哉雖然奇才傑士埋没於山林荊莽至不能舉其姓氏而下士得所憑依往往能顯於世余幸於此而不能不慨於彼也書此以誌余過且致書素齋勿以余文輕示人重余愧也嘉慶丁卯六月法式善自敘

存素堂文集目錄

卷一

論

考

卷二

序

卷三

序

書

卷四
傳

狀

銘

存素堂文集目錄終

存素堂文集卷一

法式善著

論

唐論

唐之得天下也以爭奪而其失天下也亦以爭奪其兵之興也以宮妾而兵之廢也以宦官觀于此天人感召之機蓋不爽矣高祖之于隋朱溫之于唐雖不可以並論顧其事蹟有略相類者然高祖創業三百年而朱溫旋敗後之論者終以盜賊歸之何其遭遇不同耶自高祖至中宗數十年中再罹女禍元宗親平禍亂而復敗于女子憲宗志平僭叛而不克終其業穆宗以後藉內豎擁立者且七君國是又何論乎顧人皆謂唐之亂亡由于方鎮之跋扈方

鎮之跋扈由于宮掖之不肅清宮掖之不肅清其端皆起于太宗太宗能以功烈蓋父之愆除亂致治比隆湯武可謂英主矣至于以宮妾與以宦官廢未能逆覩尋其終始有足感者防微杜漸君子所以兢兢也哉

陳碩士曰於天人感召之機見之極其精透故立論亦極有精采

石琢堂曰立論閎通

宋論

宋之亡也不由于小人而由于君子不由于君子之不能容小人而由于君子之不能去小人其不能去小人非有私也大抵諸君子意在惜才而不知才有可惜有不可惜在用人而不知人有可用有不可用嗚乎是所謂忠厚之過也說者曰宋以寬仁治天下歷十餘君恂恂以禮教自

守雖有姦惡如章惇蔡京秦檜韓侂胄其人要不至若漢之莽操唐之祿山之甚非忠厚之報耶吾謂三代以降人材之生惟宋爲盛使數君子者本其學問經濟而出之以果斷則宋之治上媲唐虞又何論漢唐乎乃其於小人也知之而不能除除之而不能盡始以偏見曲學敗祖宗之良法繼且假紹述以修報復雖南渡以後猶延國祚者百有餘年而偷隅自安有識者恥之吾故曰宋之亡不亡于帝㬎而亡于徽宗而徽宗之所以致亡又皆數君子者之積漸以致之也夫君子立人朝尚不足恃如此況小人乎

陳碩士曰立論極其透闢

魏孝莊帝論

爾朱榮有功魏莊過于韓信之于漢高魏莊有負爾朱榮

甚于漢高之于韓信蓋高祖不得信不失爲帝孝莊不得
尒朱榮即不得爲魏君觀榮之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
韓婁醜奴寶夤功烈不在信下及榮啓北人爲河南諸州
而帝不許以視信欲自立爲王而高帝許之者其度量又
何如哉至于帝之手及榮與信之死于鍾室輕重緩急有
閒矣夫漢高之于信有不得不誅之勢魏莊之于榮有必
欲誅之之心不可不辨也或曰河陰之役榮罪滔天此可
誅之時也不誅之于獲罪之時而誅之于成功之後何哉
魏莊之進退無據自貽伊戚固宜所可惜者榮以將帥之
材匡頹極敝恢然大志終乖于道義身死而名辱所謂不
學無術者非耶世知漢高于韓信爲寡恩而不知魏莊于
尒朱榮其寡恩爲尤甚吾故表而著之不然若榮者豈得

與信並論乎魏莊又豈得與漢高並論乎

孫淵如曰筆力軒朗

狄仁傑論

史稱狄仁傑當武后時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卒復唐室吾以爲仁傑忠于武后也而非忠于唐方武后之革唐命而爲周也仁傑度能以力制之則當明正其罪布告天下振師旅以殄滅之否則逃諸海濱雖老死而勿悔高祖太宗之靈必鑒察焉乃不出此以計脫答掠而躋其身于臺閣間究轉効能于悖禮蔑義之一婦人其智實足以衛身其術實足以濟變其心實不足以對高祖太宗觀其告張易之之言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對武后之言曰三思立廟不祔姑雖一時譎諫之詞然而禍福之念利害之見

未嘗泯于中而絕于外也幸而易之從其說而武后感悟中宗得以復位易周而爲唐不幸而易之不從其說而武后不感悟中宗不得復位亦將易唐而爲周乎仁傑其何所恃而爲此蓋仁傑處其身于有利無禍之地而隱忍遷就以爲之濟則已之功也名也不濟則時也命也已無與也吾故曰唐室之復殆有天焉不然以武后狡詐忮忍敗禮弗稍顧惜遑計千秋萬歲後當享宗廟者哉雖然當武后之時能以勳業自蓋如仁傑者固已難矣

王惕甫曰獨出正論推勘盡致却得其平不同苛斷

孫淵如曰持論極正雖狄公才力甚大不必以此說繩之然足以警夫無狄公之才而托於權變之術以自全者

姚崇論

德藴于中而難知才著于外而易見姚崇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也觀崇之始進也帝曰卿宜速相朕崇先設事以堅帝意因以十事上其跡近于要帝興寺宇建言佛不在外而在心其跡近于譎以館局華謝不敢居其跡近于矯避開元號改名其跡近于諂趙誨受賕署奏營減其跡近于私請車駕幸東都其跡近于逢迎二子在洛無狀帝召問揣帝意以對其跡近于欺至于帝不主其語則懼髙力士爲解之乃安其跡近于患得患失之數者負氣仗節之士所恥不爲而崇皆甘爲之何耶蓋崇知元宗鋭于求治皆出勝心初無誠意以誠格之必不能通以術馭之或有可濟故不惜委曲求伸而生平所抱負可藉以布諸天下屈已應變卒成功業元宗初政幾與太宗比隆而崇之眷

顧居然出宋璟上與房杜並稱才誠不可及矣雖然元宗英主崇又間出之才而其才乃可用也才不如崇而欲有所表見尚其以德自勗與

王惕甫曰操正論者常苦近迂此則確識時務其言曲而中有論世知人之美

陳碩士曰與前論皆極正當而此論尤極平允言者心聲故讀先生文者不問而知爲端人正士也

宋庠包拯歐陽修論

宋庠包拯歐陽修之在宋朝皆爲名臣然包拯之論宋庠也謂秉衡軸七年殊無建明少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安處以爲得策歐陽修之論包拯也謂取其所不宜取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二臣

之論皆是也然吾觀宋庠循簡以道自處包拯直節著在朝廷使人人皆效宋庠包拯之所爲漸摩化導馴至于一世再世若徽宗狗馬聲色窮邊黷武諸獘端有以杜其機于不萌而九州四海隱受其福固不少矣誠如二臣言則權與位不可一日居也夫恬淡之行足以風世而不足以濟時也久矣且國家之獘生于疎畧者易知生于周密者難覺周密又出于君子則尤難覺以君子而攻君子人皆諒其用心之無他而受其攻者每甘心引咎以至于畏首而畏尾嗚乎攻之者過矣善論世者雖賢如拯與修之言亦必取而折夫中不然章惇小人之尤者也而胡爲逆知端王之不可立哉

孫淵如曰結處每能放寬一步得妙遠不測之神而無節外生枝之

累此是得古人三昧處

李東陽論

嗟乎生乎古人之後而論古人弗要其所歷之終始而權其輕重緩急以究夫用心之所在則以是爲非以白爲黑適以重古人之不幸者豈少哉故明大學士李東陽與劉健謝遷皆孝宗顧命臣武宗既立宦者劉瑾居中用事勢甚張爲大臣者度其能除則除之不能則當不顧毀譽不計萬全而惟以保護社稷爲事乃健遷以諫去東陽獨留夫去而有益於國則去之誠是也當武宗不聽健遷之諫東陽豈不能出一語力爭之爭之不得亦去豈不計之熟哉乃委曲隱默卒謀誅瑾是健遷任其易東陽任其難健遷所見者小東陽所見者大健遷所處者安東陽所處者

危若東陽者誠大臣之用心也使東陽與健遷同日去則楊一清必誅一清誅則瑾必更猖獗難制瑾猖獗難制則武宗必危社稷且不可知然則延明祚百有餘年謂非東陽一人力不可也當時有投詩嘲其不歸長沙者不知東陽自其曾祖以來居京師四世矣老而無嗣其稱茶陵者特不忘所自耳東陽去京師將安所歸或又譏其元眞觀碑頌瑾功德夫危行言遜者居亂邦之苦心內剛外柔者制小人之要術使東陽貪慕爵祿何以當柄政時不能復西涯舊業及致仕以後並不能具魚飧款客耶大抵身不履其境則責人無難而矜氣類而立門戶者有明士大夫之習尚彼於東陽攻之不遺餘力者皆未權其輕重緩急而究夫用心之所在者也雖然非處東陽之時與東陽之

位則如健遷者又可少乎哉

翁覃溪先生曰傳贊云東陽以依違蒙垢然善類賴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决去為高遠蹈為潔顧其志何如耳此論發揮更為深切茶陵身後將及三百年得此闡微之筆後有重刊懷麓堂集者錄此於卷末誠藝林不可少之文字也

洪稚存曰議論識力皆透過前人數層極奇創極平允末段亦斷不可少大抵西涯之才識優於劉謝又適際其時是以能制瑾之死命與徐華亭之於分宜大畧相似矣

趙味辛曰持論之平無隙可乘存心恕而用筆周也

孫淵如曰論古深透骨裏足以折三百年來輕薄詆諆之口矣先生文多紆餘散朗近廬陵此則馳驟於眉山父子論體固當如是

陳碩士曰明確

石琢堂曰痛快似東萊博議

鄭鄤論

明代毎以峻法待臣下臣下亦甘之不稍變世皆悲悼之而其君終弗悟以及於亡如莊烈帝於鄭鄤廹父杖母一獄獨尙嚴刻人謂溫體仁實左右之夫惑帝者誠體仁也然帝曾弗思鄤固何如人其所拯救又何如人杖母何如事加等又何如事而遂毅然斷之耶噫帝亦闇矣哉當天啟末年逆焰方熾鄤以新進少年抗疏陳事引武宗奄禍神宗奸相爲言卒至削籍逃匿山谷其風節亦既昭然衆著矣其起用待補也體仁徒以鄤爲文蕭援遂欲殺之迨至司寇不可金吾不可一時擅直聲如黃劉諸君子又以爲不可而體仁殺之之意乃益決顧體仁之意人皆知之帝

之意則人不知即爲體仁所慼抑何至斯極也或者曰鄖受誣胡不自辨蓋鄖恐辨明愈足以傷父母之心而不可以爲人子與其使父母蒙垢醜于天下而心不安不若一身蒙垢醜於地下而心安也此誠仁人孝子之用心矣考鄖生平論著卓然非凡士所爲使其得位乘時必克出術業以自表見顧既有以摧折其身而又蒙以不孝名則帝專信體仁之過也嗟夫鄖之生死國之存亡繫焉非帝也非體仁也天也然則天之不眷於明也亦甚矣夫

王惕甫曰體會情事曲得窾要筆亦清辣

陳碩士曰體勘深微議論穩愜

考

西涯考

納蘭容若渌水亭雜識云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衚衕是也其别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蓮池而響牐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閘即越橋下閘而鐘鼓樓則園中可遥望爾湯西厓懷清堂集題李文正慈恩寺詩序云喬莊簡跋文衡山西涯圖云寺之後曰西涯考公懷麓堂集有西涯十二首第四篇即慈恩寺其他如楊柳灣鐘鼓樓四詩中亦互見則慈恩寺在西涯東西涯之名所由來久公因以自號今亦不能復識其處公詩首篇云幾人城市此曾遊又云城中尚有山林在集中重經西涯有云城中風景夢中路又云禁城陰裏御河西慈恩寺偶成云城

中第一佳山水則西涯之在城中無疑淥水亭雜識所云
西涯有李長沙別業考其地在今德勝門西予近年數數
經過見風漪彌望直接德勝橋而東有法華菴在意其爲
當時之西涯所云積水潭海子亦即此地但相去二百餘
年圖中所有喬木蒼巖長橋斷岸亦不復能彷彿矣莊簡
又云西涯公嶽降地公詩有淚痕應共水俱流句又云撫
今念舊爲此愴然集中如禫後述哀云應謝西涯舊時柳
泣風愁雨共依依又重經西涯云淚滿密縫衣上線又云
愛日漸非稚子歡又云慟哭兒童釣遊地白頭重到爲何
人則莊簡所言嶽降地者信有徵矣至淥水雜識所云公
有別業在北安門外或是舊業非別業也集中有李白洲
侍郎暫復西涯舊業詩云三間矮屋一重樓則非園墅可

知其他若重經西涯云綠野無堂正憶裴又候馬北安門外遊慈恩寺詩云十年一到竟何能又重經西涯云重來又隔幾寒暄又宿海子西涯舊鄰云東鄰舊路元相接若果別業尚存何至隔幾寒暄經十年不一到即令止宿何用舊鄰推此而言不但無別業並舊業亦久廢矣公罷相後客至不能具魚菜風操如此豈能更爲平泉木石計集所云督復舊業者殆始終未之復也燕都游覽志云積水潭在都城西北隅東西亘二里餘南北半之俗呼海子套又云海子南岍舊有海子橋亦名月橋俗呼三座橋又云銀錠橋在海子三座橋之北此城中水際看西山第一勝處不似淨業湖之逼且障也又云德勝橋在德勝門內西有積水潭水注橋下東行橋甲不能度舟湖中鼓枻人抵

橋俱登岍空舟順流始得渡復登舟東泛綠柳映坂縹萍漾波黍稷粳稻畇畇原田高城數里古色如一薜荔牆轉而南得藜光橋徑僻岍無行人古槐濃樾覆陰如卷畫溪又云三聖庵在德勝街左巷後築觀稻亭夏日桔槔聲不減江南明一統志云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舊名海印寺長安客話云海子橋北舊有海印寺宣德間重建改名慈恩今廢爲廠何大復慈恩寺詩海子橋西寺高橋御苑花朱國祚介石齋集宿淨業寺詩云僧樓佛火漾空潭李廣橋低積水含近日吳長元宸垣識畧云海潮觀音寺在銀錠橋南灣又云明嘉靖碑海印寺東爲廣福觀西爲海潮寺又云西涯爲李文正故居其誥命碑陰記云吾祖始居白石橋之旁後移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余綜諸說與

地址印證蓋廣福觀（在今鼓樓斜街）之南響閘（今之萬寧橋澄清閘）之西月橋（今之三座橋）之北海潮寺之東地名煤廠文正故第當在是廠西則爲李廣橋考孝宗時太監李廣以符籙禱祀獲寵文正疏引唐柳泌宋郭京爲鑒有爲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橋或廣所修造然固不必以廣名名之也余爲名之曰李公橋蓋橋實近在煤廠煤廠爲文正誕生之地後貴顯始有賜第所云李閣老衚衕者殆即其地帝京景物畧云李文正公祠近在皇城迤西孝宗賜第也淥水亭雜識似有所據至于西涯則今之積水潭無疑潭即水關在諸河極西林木叢鬱水石清幽其先爲法華庵今建滙通祠乾隆

二十六年

御題也桔槹亭稻田楊柳灣沿洄邐迤皆可指識其地淨

業湖十剎海分流滙注而下歸宿于澄清閘余居距李公橋不數武門外即楊柳灣西涯則屢至其地且嘗集客賦詩繪圖紀事然未考其始末偶過蘇齋見西涯圖借留展玩因詳辨之併補招諸君子賦詩焉始知古人遺跡之近在目前者向皆忽而過之也嗚呼天下事之在目前忽而過之者豈獨西涯也哉

王惕甫曰考證精詳辨析謹嚴而文氣亦舒卷自然是集中最高文字

趙味辛曰援引淹博結有空外之音是眞不負居近西涯者

秦小峴曰其聲清越以長○考證詳確末語尤有味

吳山尊曰昔人評漁洋山人詩云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寄托文境近之縟而不碎

陳碩士曰詳核

辨

苑洛集雙溪雜記辨

明韓邦奇苑洛集引王瓊雙溪雜記云正德初韓忠定率九卿伏闕請以劉瑾等八人下獄內則太監王岳外則大學士劉健合謀已得旨欲於翌日宣之瑾等不知也大學士李東陽泄其謀於瑾瑾等始大驚時上御豹房環泣叩頭於上側且云待明日臣等不得見爺爺矣是夜以瑾爲司禮監傳旨云已發落矣遂成正德中之禍王瓊非君子其言不足信韓公賢士而顧引其說余惜其未之深考也按武宗實錄載劉健李東陽謝遷連章請誅內侍劉瑾以户部尚書韓文素剛正令倡九卿伏闕固諍吏部尚書焦

芳洩其謀於八人明早健及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闕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罷散是洩其謀於瑾者焦芳實錄已著之矣劉健列傳稱健等謀八黨帝召諸大臣於左順門面議不得已許之會暮期明日逮捕頃之事變謝遷列傳稱遷與劉健李東陽等同心輔政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焦芳既附瑾亦憾遷嘗舉王鏊自代擬遷爲內閣時舉懐才抱德士周禮等遂下禮等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瑾持自閣欲逮二人籍其家賴東陽力解瑾意少釋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既而旨下果如芳言蓋帝雖許之實出於不得已也而焦芳之朋比爲奸益無疑矣苑洛集載崆峒記云忠定韓公具疏率六卿請下八人獄伏闕不肯起太監李榮諭意而忠定出明日召六卿入

衆懼叵測襄毅許公進同行至掖門謂忠定曰不知汝疏中如何說忠定不答故拽履而後蓋武宗不允忠定疏奏不待瑾乞憐始決忠定已於李榮諭意時知之矣六卿已於召入時知之矣九卿伏闕朝市喧闐以瑾之勢安得不知豹房之泣誰實聞見雜記所云蓋未可據也四庫全書存目於雙溪雜記提要中論瓊之險忮甚明明史本傳載瓊厚事錢寧江彬結交張璁桂萼而讐楊廷和彭澤斯其人可知矣夫立言必覈其人觀人必於其素瓊之素行如此則其黜汙善類變亂黑白固無足怪惟是邦奇賢而嗜學乃信用其說以議文正後之人不信瓊而或不能不信邦奇也余不可以不辨云

王惕甫曰如此則議論平允即以為西涯雪誣西涯亦居之而安矣

汪琵井曰具此識力始許讀雜家言

謝薌泉曰有關世道人心文之不可少者

序

洞麓堂集序

余庚子年以庶吉士分校四庫全書得見明尚書尹公臺洞麓堂集十一卷重其人并愛其文私欲鈔藏而迫于程限弗果嗣全書告成其菓本儲諸翰林院寶善堂余奉掌院章佳公命清釐其事因重覩斯集始令小吏鈔存之然視其卷帙先後與鄒序不符知非足本也前歲余遷祭酒諸生中有尹鵬者下筆奇崛詢其家世則舉尚書公對且出公全集三十三卷求余勘定較官書多二十二卷矣余既喜公是集湮沒二百餘年而復出于今日使慕公者想

見其爲人又嘉生之能守護先人遺業傳于無窮也爰就余所藏本互爲參訂併録四庫書提要冠之首卷公之節不顯于生前而彰于身後公之文不著于當時而隆于右文之代然則不朽之道信無取乎榮名爲矣

王惕甫曰簡潔得好

秦小岘曰清重有體裁

阮芸臺曰簡質中風神溢出

成均同學齒録序

乾隆四十八年我

皇上釋奠太學禮成

特詔建造辟雍五十年二月七日

親臨講學規模鴻鉅典制喬皇誠文治之郅隆儒林之盛

軌也圜橋觀聽者咸獲仰
聖訓而沐
寵光是日也東風和暢瑞雪紛敷璧水環流
講堂雍肅
上心怡悅恩賚頻加國子監官屬率諸生共爲詩歌賡颺
聖德
皇上特製臨雍詩四章上溯千百年盛衰之由下立億萬
世趨向之準太學諸生益相感激爭自琢磨期副
聖天子教育人材之至意旣而仿宋進士刊小錄例取同
時躬被
教澤者列敘名氏鄉貫三代名之曰成均同學齒錄一以
誌榮幸一以識歲月而請序於余余惟三代成均之法師

氏大司樂教國子而不隷於六官秦漢以後雖有國子之名其世官久廢所教悉民間俊秀西漢時博士弟子多至數千人東漢太學生三萬餘人唐總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每歲業成上於禮部然而名實相副往往難之以迄于宋元明之末學業不勤士習日下說者以爲教化未深也我

國家崇儒重道累洽重熙直省貢監生有志肄業者悉由州縣官牒送入監考驗質學兼優然後錄取例設員額按名補充法甚謹也膏火之費賙助之資帑金歲以萬計而且修橫舍以便其起居儲經史以供其誦讀施甚渥也領之以卿相董之以祭酒司業猶復分職於監丞廣其司於博士而專其責於助教學正學錄典甚詳也有季考有月

課有會講有撰述有背經有輪課有獎賞有甄別有懲戒有稽察制甚密也以故人材蔚起得士之盛直躋唐宋元明而上之余蒙
恩命由翰林承乏於兹欣賞居稽之下榮與愧併是錄也本諸胄齒之義而可因以爲敬業樂羣之資吾願諸生無矜聲氣無逐浮華無希寵利去漢唐以來諸樊而上答
聖天子循名責實之訓以比隆於唐虞三代休風焉將俾後之人指數姓氏謂以卿材著者若而人以儒術稱者若而人以文章詞翰顯者若而人豈不美哉豈不盛哉

王惕甫曰整暇得體

陳碩士曰詳直中自饒逸氣

楊蓉裳曰典重廟穆似李文饒權載之一輩人手筆

方雪齋詩集序

余讀何蘭士侍御詩最早方侍御官工部時即以文字相商榷乾隆五十五年余以講官學士扈

蹕灤陽僦居僧舍夜不成寐就瓦燈書日間所得句率以爲常一日書罷瞑目靜坐忽聞吟誦聲自牆外來就短垣窺之則一人立葦棚下方哦詩時夜已分矣詢之則侍御也侍御亦遂造余廬談達旦自此晨夕必偕既抵京所居相去十里而遥又各守職司弗克時時過從然每出城至侍御家必竟日談或留信宿尊甫雙溪先生持家甚嚴士非操行醇謹好學有文者不令入其門以余爲翰林後進稔知余特許侍御兄弟訂交夫人生所賴有朋友者善相勸過相規耳達而在上奏皐夔之烈窮而在下尋孔顏之

樂此雙溪先生之所屬望于侍御兄弟而余願與侍御兄弟共勉焉者也然則區區倡和之樂固足以誌一時游從之盛而余與侍御之所交相策勵又有深焉者矣侍御每有所作必先示余其温純如其待人其縝密如其行事其豁達如其襟抱其灑落纏綿如其酒酣耳熱時之聲音笑貌今出其方雪齋詩集屬爲之序侍御固知余之知侍御不僅詩也夫知侍御不僅詩乃可以序侍御之詩矣

洪稚存日中多名言一結更有餘味

初頤園曰情以義宣節奏既入古而用筆爾深至矣

金青僑環中廬詩序

余於近日詩人才豐而遇嗇者得三人焉一爲吳江郭蘋伽麐一爲江西吳蘭雪嵩梁其一則金子手山三人者魁

梧磊落各能自出其悲愉欣戚以施諸文章郭以雄傑勝吳以幽艷勝手山纏綿悱惻以情思密麗勝余雖不能測其詣之所極而皆以奇才目之郭吳試京兆不利偃蹇南去至今窮乏如故也手山留京兩年以來偕余訪西涯故址春明城西北一帶舊聞軼事稽其梗槩系之詠歌詩龕中手山詩遂多歲戊午應京兆試鍵户攻制舉藝文名大著秋闈報罷憤弗能自克婦賢又以疾亡益傷寥落決意作東南游以抒其抑鬱無聊之氣余告手山曰士之遇不遇天也不詭于遇而夷然于不遇者人也夫不詭于遇則其責已也重夷然于不遇則其視勢位富厚也輕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之謂也遇不遇何容心乎余去年得郭君書一得吳君書再大抵愁苦之言居多顧俱不廢詩君今者

逾河涉江倘遇二君子山遊水宿長松怪石之間幸舉余言以告

聖天子在上方待鴻儒以應

昌運登衢巷之歌謠爲

廟堂之著作不亦善乎君盍相與共勉之

石琢堂曰簡鍊有法

楊蓉裳曰纏綿往復具徵好士盛心

陳碩士曰文格在韓歐之間

海門詩鈔序

雍正間詩人試鴻博而未入詞館者浙江有厲樊榭薦鴻博而未應試者江南則鮑步江先生兩先生所造詣皆足以自立而議論各不相下然余並重之譬諸水火焉水火

爲生人之大用相反也而實相成人之有待于水火其用則一而已寧可以抑揚于其間哉文章之事性有所近弗能相强歸于自立焉至其詣境之各殊不足以相病也余不獲見步江先生交令子雅堂郎中得海門内外集讀之于先生說詩之旨頗窺一二焉夫大塊自然之氣有所感觸而不能已然後發之於聲當其穆然怡然開甲破萌者時之和也既而蕭瑟慘慄草木變衰使人聞之而怫鬱絫欷非其聲之異也時不同也然則詩之至者豈不因乎其時哉先生胷次高曠雖飄泊湖海而不爲境所困其所爲詩不背古人規矩亦不蹈襲古人形迹興之所到佇筆立就而聲之短長高下無不相宜有世所苦思力索而弗能及者吾既讀樊榭詩脫然町畦使人滌去埃壒想讀海門

詩又飄飄乎御風而遊五城十二樓彷彿于煙濤滯沆間遇之也

初頤園曰文亦飄飄有御風而行之妙

吳雲樵編修詩序

余官司業時識涇縣吳君昌齡得盡披其詩古文吳君官東臺教諭猶時時郵寄手草以疑義相質及余官祭酒又接其族人大昌徵休皆磊落奇偉士也于是嘆涇之多才萃于吳氏一門爲不可及雲樵編修輩行絀于三君乾隆四十四年偕余舉京兆其入詞館遲余四年執後進禮甚恭每與語吶吶若弗出諸口酒場文讌沈默簡退雅不欲以文采自炫世莫知其能詩今歲過訪詩龕輒出所爲詩冊相示余雖未見雲樵詩固早知其必不猶夫人也欣然

讀之則凡我所欲言之情未能言言之而不暢者我所欲寫之景未能寫寫之而不眞者忽然自君言之言之而暢自君寫之寫之而眞焉夫人竭其聰明才力欲作一語求勝于人而不可得乃適然與儔侶相接抒寫性情一如吾意之所欲出則其愉快爲何如耶或曰雲樵之詩激昂瑰奇與子言清微澹遠者有異而譽之殆强爲附和乎余曰不然蘭生空谷中自開自謝不期其香之聞于世也一旦致聞于世無論其爲何人無論其人之爲何如嗜好未有不以香多之者也若雲樵天下才也而又出于涇之吳氏吾向以爲不可及者今愈無以測之矣凡吾之所未至皆君之所已至吾方勉之不暇附和奚有焉

秦小峴曰綿而曲如往而復此乃眞有得清微澹遠之境者也

趙味辛曰筆意勁遠兜裹亦密少陵所謂毫髮無遺憾者斯文有焉

阮芸臺曰筆力圓折處是古人

王子文秀才詩序

余生平不多爲人作詩序不悉其人之性情心術而漫然爲之序者非標榜則貢諛夫標榜貢諛無益于友誼而皆有害于儒術又何足以爲輕重乎余既守此誠而又好讀詩無論漢魏六朝唐宋元明惟取其是者是之其非者輒置之於我

朝詩人中則深嗜漁洋先生今夏取先生論詩諸說博考旁稽喜其立言之正可以上質古人而又恨生晚不獲從先生游相與辨論得失傾懷于一堂也子文秀才名祖昌先生之從曾孫也介其宗人直菴主事訪余詩龕出所爲

秋水集二卷見示頗有家法余取其五十餘篇錄副以供吟玩越日子文告歸且乞一言爲序余以未見全詩辭子文曰公以吾之性情未洽而心術不知也是則然矣公不深嗜先文簡之詩乎夫嗜之深者性情心術往往默契于千載公盍以論文簡詩者書之以爲吾昜吾將奉之以勉其所未至焉余無以難之遂叙其顛末且以贈别子文好游名山水虛心善問不慕榮利他日所就必不止此余終當究觀其全集于其性情心術有得也而後爲之序云

秦小峴曰謹嚴有法

孫淵如曰矜惜筆墨乃得古人立言之旨

錢南園詩集序

余以庚子年識南園前輩于同年徐鏡秋齋中鏡秋方與

余肄習翰林文字初頤園亦讀書城北常就余與鏡秋會課南園爲鏡秋受業師又以余與頤園爲同館後進每得一題輒爲疏解義理指畫隱奧與會所至伸紙吮毫往往先就余兼喜爲古今體詩脫稿就商先生輒搖筆立和亦常以所製示余自此以文字相切劘友朋之樂未有逾于此時者也二十年間頤園鏡秋先後遠宦先生已歸道山聚散存亡之感每一念及悽然弗能已余借得鏡秋老屋棲息其北軒即先生下榻處一花一竹每多棖觸今年正月從書肆買得先生手槀一帙適保山袁蘇亭寄到新刊滇南詩畧所載南園詩與余所得多有不同既而先生戚友師荔扉大令需次來都出先生詩兩帙與前所見者又多不同乃知先生爲詩向不存槀旋作輒棄見者爲繕錄

收存之非先生意也夫以先生之質直忠諒居官行事卓卓可傳所重不在語言文字閒雖然先生不以詩重重先生者又未嘗不重其詩也且即以詩論亦迥非絺章繪句者所能涉其樊籬茲荔扉欲彙其詩付梓蒐訪不遺餘力得若干首釐爲二卷約畧作詩之歲月而排次焉將使他時讀者得想見其生平惜乎先生身後遺孤稺弱手藁秖此二卷大篇傑句余向所咨嗟而往復者僅有存焉至與余贈答之章竟無一在則所佚爲不少矣然即此亦見其概他日頤園鏡秋或更有增輯余與荔扉且拭目竢之

秦小峴曰簡質詳盡

吳穀人曰紆徐曲盡足傳其人

李皃塘中允詩集序

余亡友鳧塘中允少負奇氣以能詩稱蜀中及入詞館益刻苦爲文章欲企及于古人而不爲古人所囿其所交與皆一時名流碩士凡有一長一技勝已者降心下之必盡得其益而後已然性伉直不習世故發爲議論直抒胸臆每出儔輩萬萬稍忤已意輒面爭或其言涉激切人折之以理亦必翻然謝過自悔故所交益廣而所學益進世稱其詩曠逸似太白沈雄似少陵固矣然吾所以愛之者非以似太白少陵也知鳧塘不求似于太白少陵而鳧塘之眞出矣世又以鳧塘位躋清華而顛沛坎坷時或不免天之所以嗇其遇正所以豊其詩也而吾又不謂然蓋鳧塘負深識遠志艱苦殆其素性使天假以年寵利富厚固可旦夕致鳧塘之心固有以自見即鳧塘之詩亦必鏤肝劌

臂而益工不以尊官顯爵掩也乃覺塘僅僅以詩傳覺塘之不幸矣雖然覺塘死矣覺塘之子又死矣詩不傳覺塘烏乎傳覺塘生平耽苦吟每當構思屏棄一切有薛道衡陳后山之癖病篤時猶手操筆墨點竄其生平著述嘔血數升不輟嗚乎覺塘之爲詩如此雖欲不傳得乎覺塘兄雨村墨莊皆以翰林起家皆工詩而官皆未通顯是詩者覺塘之家學然使覺塘僅以詩傳是豈覺塘之初志也哉

陳碩士曰滿紙嗚咽之音讀先生文使人益增厚於朋友之情矣至其文筆之曲折幽邃得力於半山而行氣之紆徐冲淡則仍自六一居士來也

蔚嵫山房詩鈔序

詩者何性情而已矣欲知人之性情必先觀其詩自古詩

人高自期許而詩以外往往無聞焉求其適于用而不負乎學者葢尟何則言之無物雖竭畢生之精力亦僅爲詩人而已同年丁君郁茲少負異才與其鄉人洪稚存趙味辛黃仲則孫淵如楊西河呂叔訥徐尚之切磋爲文字交後居京師名譽日起聲從兄弟先後成進士入館閣而郁茲以舉人教習期滿僅隨常調蕭然出都門持手版爲吏且罷且起似造物有意阨郁茲者然余觀其詩而知郁茲之志不衰也郁茲之詩探升降之原嚴眞僞之辨脩然高寄不汲汲勢利之途自言其所得未嘗于古作者求其曲肖而精神血脉息息相通可謂克自樹立不因循者矣然吾所尤重于郁茲者不以艱苦易其節不以紛華動其心而于物力之盈虧民生之休戚察會其微以是爲吏亦即

以是爲文章郁茲所得必又有在於詩之外者矣

陳碩士曰體直而氣壯此文境又似韓公知先生於此事三折肱矣至所論詩以外無聞之說尤足爲才人下一箴砭先舅氏山木先生嘗持此論今復於先生見之如先生者信不可以文字目之也

使琉球日記序

士君子之志無窮而職各有守唯能盡職者其志之無窮乃愈見世常以銘鐘鼎書旂常爲榮觀吾謂不可知者遇也有可憑者時也隨其時之職而皆有以自盡則志之所在不必藉功業而後顯也翰林前輩墨莊先生前在史局克盡職業改官中書厥志不衰使琉球歸以所纂日記俾余校訂于是嘆墨莊爲能不負其職與其志也琉球遐處海隅財賦歉薄典制簡陋顧其人多畏偲而知慕禮義一

二秀頴之士頗解文字我
朝德澤涵濡奉
使之臣又皆有以化導而撫綏之墨莊廉于取而勤于學
嚴以持己和以接物人樂與之遊周爰諮詢咸得其實故
其著爲此書也歲時山川習俗之詳莫不有所根據事以
日繁言以人稽視宋趙汝适諸蕃志元汪大淵島夷志畧
爲尤覈與邵詹事遠平元史類編記琉球事有可參觀者
此書之傳不獨爲士君子洽聞之助抑可以徵我
聖朝聲教之所覃敷雖僻夷小國不啻在疆服之內也而
墨莊才之偉識之博亦于是乎在士欲不負其志與職如
墨莊者可以法矣

吳穀人曰博稽掌故不僅以揚詡見長

借觀錄序

以已至之境與未至之境相衡則未至者常勝以已得之物與未得之物相較則未得者常優非果優與勝也欲得之心無饜而人已之間中有所未能泯也參議汪先生官禁近贊樞密三十年自公退食常有書畫之癖廉俸入悉以易縑素歲月既久儲積遂多暇輒焚香瀹茗摩抄爲樂聞有名書畫在某所雖與其人不相習必欣然往就或竟日忘返或攜歸細領其意趣而還之以是名流雋士皆樂以書畫供先生評賞先生有所品定則筆之于書題甲署乙鑒別精審無論已得未得統名之曰借觀錄吾于是知先生識之達天地間可欣可羡之境可供吾目者何限有觀夫一二者矣有觀夫八九者矣彼其人胷中皆歉然以爲

未足先生之意則以爲吾所得者吾覩之不必私爲吾有也人所得者吾亦覩之不必定爲吾有也且吾得之而人失之能保吾之不失人之不得乎勲名遇也富貴寄也惟存一借焉者之想而得失皆可以無容心焉先生誠達識之士也哉

王惕甫曰刻露清秀

阮芸臺曰此文用筆全似介甫

詩龕聲聞集序

生平以朋友文字爲性命者適吾趣而已非有所標榜取聲譽也逾三十年不改其素自維謭陋才德不克樹立而碩人奇士自廊廟迄菰蘆野處凡有著稱于世者未嘗見棄偶有載述諸公多爲序說歲月既久所致益多記官祭

酒時進諸生討論詩文嘗以古人圖像命題閒及于論辨頌贊箴銘詞曲駢儷各體往往有佳者恐其久而散佚也爰以類編之分四十八卷題曰詩龕聲聞集夫人未有不自惜其精力者當其意有所注聚精會神爲之蘄有以勝于人其勝于人與不勝于人不可知也而爲之心之苦則終有不可沒者在余此編之所以作也編次畧仿明徐良夫金蘭集而稍廣其例其曰聲聞者取小雅鶴鳴之意若夫標榜聲譽則無有存乎爾

王惕甫曰清老之氣溢出行墨

陳碩士曰讀中一段文乃知先生愛惜人才而欲有以成就之意眞無愧於名臣風度矣

余十二歲時即喜爲詩秘不敢使塾師知十六肄業官學所作漸多然亦無稿其存者皆吾友常月阡所錄月阡死其稿亦亡乾隆四十五年入詞館專作應制體厥後提調書局暨侍直講筵交遊漸廣酬答遂多癸丑歲檢篋中已得三千餘首程蘭翹同年王惕甫孝廉爲甄綜之彙鈔二鉅冊以寄袁簡齋前輩簡齋頗有裁汰洪稚存編修又加校勘存者尚千有奇其後汪雲壑同年掌教蓮池書院合前後諸鈔本皆攜往許爲編次作序余屢以書促之雲壑輒求緩期及雲壑補官重來猶邀余對榻城南挑燈欵語每言及此則以爲當平心靜氣出之不特有以報足下且使天下後世無議我二人爲也其矜重如此閱兩月雲壑病病且死嗚

乎雲壑死余詩不傳矣詢其家人云雲壑在牀枕間猶把余詩呻吟唱嘆倉卒易簀兩鉅册不獲見其零縑散帙主書院時諸生借觀未還此造物者爲余匿其短未可知也嘉慶元年丙辰余官祭酒今户部主事新城涂君時官助教余一詩成輙就君徵和君亦喜余詩因取余向所已廢之稿塗乙莫辨者以意推測余亦間出記憶短章附益之起庚子訖丙辰鈔爲十卷蘭翹惕甫簡齋稚存雲壑所審定諸長篇多不在其中因念余詩無足深惜而生平諸知交或已死或遠别而手墨盡歸零落可傷也已丁巳以後始每年録爲一册手自編次雖榛蕪菅雜有待芟除幸可無失明歲行年五十德業罔進徒此結習沾沾不忘良可媿歎然余前後學詩大略以迄今兹存録之意不宜不𪋻

敘顛末以示吾子孫也乃書以藏于家時嘉慶六年辛酉重陽日

孫淵如曰質樸中自饒風神

石琢堂曰先生之詩天地英華所在此時雖亡失將來終有收藏而表章之者

同館試律彙鈔序

余鈔同館試律肇自順治三年丙戌至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得二十四卷作者近千人詩三千首客或曰詩以言志志之所之詩以至焉故凡卿士大夫以及山林野老其懽愉憂戚之情不一故其見之于詩也不同不可以一格拘不可以一體定也今是編之成也定以格而囿於體得無稍隘乎哉人必求其備詩必取其多得無稍繁乎哉予曰

是則然矣今夫五都之市精粗鉅細天下之物靡不畢備然而有金玉貴重之品則人皆知寶而愛之是故千尺之松九畹之蘭百畝之竹其為人之所喜一也至程梁棟操斧斤孰棄孰取不待智者而後知無他用有所專也今
國家文教隆洽我
皇上久道化成
御製詩四集四萬首懸諸
胥漢布在陬澨海内研窮聲律幾於粤之鎛燕之函夫人而能之矣翰林者風雅之淵藪學者之正鵠也試律一體雖未足盡其人之材而總鄉會試
朝考館課諸作鼓吹羣籟漱滌萬態其至者足以繼賡歌颺拜唐虞三代之風而其餘亦皆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
聖德涵濡藝林沾溉百餘年來上金門而登玉堂者彪彪炳炳既多且工閱是編者究擇言之雅而知其由于績學覽託意之深而知其所以成材于以接先正之餘徽于以導後學之先路焉又曷嗑與繁之足云客諾而退爰詮次其語以附諸簡末

阮芸臺曰是庾文靖楊文貞一派文字

楊蓉裳曰春容大雅仍有事外遠致非如范蔚宗所謂公家言也

同館試律續鈔序

余既鈔同館試律釐爲二十四卷梓行於丁未之春上溯國初迄於甲辰鴻篇鉅製固已爍然薈萃後先炳麟矣已而丁未科館中諸君子各以課藝惠貽次第錄之復裒然

成帙洪惟
國家文教蜚英雅音嗣響而協律諧聲之辭則莫盛於詞
館明年庚戌欣逢我
皇上八旬慶典移正科禮闈於己酉而
恩科繼之計四載中三舉
廷試
壽考作人之隆曠古未有金閨名彥于于焉來含淳詠德
舞蹈謳吟能無操管以俟乎夫文人之心日出不窮試律
雖詩之一體緣情體物亦各有懷抱所存學識所蘊焉譬
之山川出雲百卉春生往者已故而來者方新其迹未嘗
相襲而其機則各自具也又況
聖天子中和建極久道化成多士幸生斯時有不從容陶

洽蔚然日上者哉班生不云乎揚洪輝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于淵有言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臣子之義也爰先鐫丁未科詩一卷他日將繼此增輯焉意在備一代掌故鈔而不選亦不加釋猶前編例也

阮芸臺曰淵雅是東漢人手筆

重刻己亥同年齒錄序

乾隆癸丑四月嘗合己亥同舉之士會於城南陶然亭作圖焉而為之記以爲聚散存亡出處窮達後先之際人情之所不能忘諸君子僅而得聚聚而不能長也宜有以識之亦小雅詩人頍弁雨雪之思也後二年乙卯爲

聖天子御極六十年

詔開恩科又特選舉人之才者試之官於是同舉之士來

集輦下視前尤盛予又爲會以合之别書其姓名鄉貫鐫爲書而重序之曰夫農之合耦而耕者他日或遇於都邑其話言色笑之相親必有異乎人人者矣賈之共廛而市者他日或遇於江湖其贏縮有無之相急必有異乎人人者矣而况士以文章相取質道義相摩厲功名相激勸偕薦於有司共登於天府者哉然則予之流連於同舉豈獨一人之私宜亦諸君子之所共拳拳者已雖然唐一代進士皆題名雁塔今無存焉者宋一代登科録傳者獨朱子及文信國二榜今新舉之士亦莫不刊其所謂齒録者然或久别而不能記其名矣或驟接而不能舉其姓矣使其中有朱子文信國其人雖百世猶旦暮也使其中無朱子文信國其人雖屡書之猶無書也信國以榜首固宜煊赫

一時朱子甲第最後而一牓之士且賴其力以著聞然則出處窮達後先之適然者誠不足道而所由常存而不敝者又豈在區區識錄也哉遂以告諸君子而書之亦以志予區區之私又有在詩人頍弁雨雪之思之外也

趙味辛曰同年齒錄不少而合天下同舉於鄉者以爲齒錄焉則甚少也於此見作者交誼之篤舉朱文相例尤得立言之體青雲汞附敢不勉諸

吳山尊曰有道之言其體莊有節之文其詞讓有學之詞其趣遠三者兼之

阮芸臺曰此文安章宅句無一不合古人其疏暢淵雅真北宋人文字也

孫淵如曰卓然不朽之言又得情文相生之妙

清秘述聞序

乾隆辛丑法式善散館蒙
恩授職檢討充四庫書館提調官凡夫史氏掌記秘府典
章獲流覽焉嗣後再充
日講起居注官司衡之
命試題之
頒皆嘗與聞又充辦事翰林官玉堂故事前輩嘉譚與夫
姓字里居遷擢職使益得蒐考詳備傫直之暇一一綴諸
紙筆同館諸先生見之謂可備文獻之徵遂分年編載事
以類從釐爲十六卷其不可考者仍闕之以待補云

王惕甫曰簡質有體

秦小峴曰簡重

槐廳載筆序

余官翰林學士時輯錄科塲貢舉官職姓氏編年系地題曰清秘述聞茲備員太學五載矣所與酬接欵洽者皆海内博學强識之士猥以余喜談科名故實多以舊聞軼事相質余性善忘凡有所稱說必叩其始末筆諸簡牘又恐無以傳信檢閱羣書互相參証歲月既久抄撮漸多凡十二門釐爲二十卷題曰槐廳載筆備掌故而已然而言必求其有當事必期於可徵雖耳目所及尚多𤰞漏而百五十餘年來

國家深仁厚澤教養兼施之至意于是可得其大畧焉覽斯書者當感激

恩遇勵身修行以無負

作人之雅化豈區區以文章爲報稱也哉

王惕甫曰用墨不豐而意義有餘短製所貴也

洪稚存曰必傳之書文亦井井有條

趙味辛曰述聞載筆二書皆不朽之業古人職思其居如是如是

秦小峴曰服重有體

陳碩士曰簡而足其風神淡遠體格雅健真歐曾嫡派